



做好農村治安保衛工作

公安部宣傳組編

通俗讀物出版社

PDG



編者的話

“做好農村治安保衛工作”，主要是根据報上揭露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在農村中進行各种破坏活動的事實，和我們在農村保衛工作中積累的一些經驗，加以整理編成的。我們希望它對提高農村羣眾和幹部的革命警惕性，做好農村治安保衛工作上能有所幫助。

目前農村互助合作運動正在蓬勃展開，在保衛農村互助合作運動中，必定會隨時出現新的問題和經驗，因此希望農村治安保衛工作者和農村工作同志，能多多給以指正，以便再版時加以補充修改，使這本小冊子逐漸趨於完善。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目 錄

一 農村治安保衛工作的重要性	1
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	1
殘餘反革命分子並沒有完全肅清	4
美蔣特務間諜分子不斷潛入大陸進行陰謀活動	6
克服輕敵麻痹思想，提高革命警惕性	8
二 反革命分子在農村中進行的破壞活動	11
製造謠言，煽動騷亂	11
進行兇殺和暗害活動	12
秘密發展反革命組織，陰謀暴動	13
利用反動會道門組織，進行各種破壞	14
進行武裝搶劫	17
縱火焚燒	18
偷盜，詐騙國家和農民的財產	19
三 農業合作化運動是反革命分子進行破壞活	
動的主要目標	20
千方百計地破壞互助合作組織的建立和發展	20
鑽進互助合作組織，從內部進行瓦解和破壞	22
成立假互助組和假合作社	24
提高警惕，保衛農業合作化運動	25
四 必須做好農村治安保衛工作	28

經常向羣众進行提高革命警惕性的教育·····	28
坚决鎮压現行的反革命破坏活動·····	29
加强農村治安保衛委员会的工作·····	30
加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保衛工作·····	34
做好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工作·····	36
監督地主和劳改釋放犯好好勞動生產·····	37
加强防火工作·····	38
大家都來積極參加治安保衛工作·····	40

一 農村治安保衛工作的重要性

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

我國人民正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開展着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每年都超過了國家的計劃。一九五一年年底，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還只有三百多個。到了一九五三年年底就發展了四十六倍，達到了一萬四千多個社。到一九五四年秋，又發展了七倍多，達到了十萬個社。一九五四年十月到一九五五年前半年，已發展到了六十五萬個社。這些迅速發展起來的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左右都增產了。正由於這樣，廣大農民羣眾，特別是貧農和新中農、老中農中的下中農，逐漸明確地認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認識到他們要最終擺脫貧困和痛苦，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再無出路。因此，他們日益迫切地要求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目前，在全國農村中，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新高潮正在到來。

同時，為了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必須大力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因為只有大力開展這一運動，才能迅速發展農業生產，才能滿足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以及國家對外

貿易出口的農副業產品。因此，為了適應建設社會主義的需要和適應廣大農民羣眾的社會主義要求，我們必須儘可能快地來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在農村中掀起一個聲勢浩大的、羣眾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高潮。

那麼，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這就是，一方面要將個體的小農經濟聯合起來，逐步地將他們的私人所有制變為集體所有制；另一方面，通過各種限制，逐步地消滅現存的富農經濟。這兩者是不可分的，如果不將個體農民組織起來，改變他們的私人所有制，農村就要發生階級分化，少數農民就會發展成富農，多數農民就會破產，變成赤貧，遭受剝削；不限制和消滅富農，就不能發展合作化事業。正由於合作化的本身是改變所有制、消滅一切剝削的問題，所以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因此，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決不是風平浪靜的，而是一場複雜的尖銳的階級鬥爭。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具體事實吧。

國家實行的對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造中一項重要措施，就遭到城鄉資產階級的極力破壞。在糧食的統購統銷工作中，富農裝窮叫苦，分散隱瞞，拖延出賣，少賣或拒售糧食。他們還散佈謠言，製造緊張空氣；有的以小恩小惠攏絡農民；有的竟卑鄙地利用金錢美女腐蝕幹部，騙取購糧証，套購、囤積糧食。如江蘇省太倉縣瀏河區一百五十八戶富農中有一百一十二戶套購糧食。有一個

富農天天裝窮叫苦，要挾政府供應他糧食，但經過了解，他家藏有大米一千九百斤，其他食油、麥子等共有一千多斤。在統購其他主要農產品的時候，他們也採取同樣的破壞手段，四川省簡陽縣十四區同和鄉潭家村反動富農何文富聽說政府要統購棉花，便連忙無恥地指使自己的女兒去勾引鄉文教委員，要鄉幹部為他隱瞞棉花產量。

“破壞農村互助合作運動，阻止農民參加互助組、合作社，或是混入農業生產合作社內部，企圖瓦解農業社，更是當前農村資產階級的主要破壞活動的花樣之一。如安徽省肥東縣不法富農李德三混入和平農業生產合作社，竊據了生產大隊長職務，勾結壞分子挑撥社內團結，打擊積極分子和羣眾的生產情緒，並搗毀社的種籽，致使社內小麥減產很多，企圖拆散合作社。還有些不法富農竊據了農業社的會計、飼養員等重要職位，在社內搞亂賬目、毒死牲口等事例也是很多很多的。所有這些事實都說明了，我們在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過程中，限制和消滅富農以及他們反限制、反消滅的鬥爭，已成為當前農村中的主要鬥爭，而且，這個鬥爭還會一天天更加尖銳起來。

正由於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一場複雜尖銳的鬥爭，我們必須在這場鬥爭中，認真貫徹黨在農村中的階級路線，即依靠貧農和新老中農中的下中農，鞏固地團結全部中農，發展互助合作運動，逐步限制和消滅富農經濟，以保證農業的增產，保證勝利地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支援國家社會主

义工業建設。

殘餘反革命分子並沒有完全肅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曾經進行了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多次的社會改革運動，大批的反革命分子已經受到嚴重的打擊，基本上摧毀了反動統治的社會基礎，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農村治安也出現了空前未有的安定局面，給發展農業生產和開展互助合作運動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而自滿，鎮壓反革命運動並沒有、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把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完全肅清。我們知道，只在六年以前，我們的大部分土地還是國民黨匪幫統治着，反革命多年統治所遺留下來的垃圾是不可能一下子掃清的。同時，我國正处在過渡時期，階級鬥爭是非常複雜和尖銳的，過去未被鎮壓的殘餘漏網的反革命分子，有的暗藏起來了，有的潛逃他鄉了，他們偽裝得更加巧妙。如過去曾經殺害楊虎城將軍和羅世文同志（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四川省委員會負責人）的軍統特務分子楊進興，就在重慶解放前夕，率領一批特務潛逃川北，企圖組織游擊武裝，在四川省南充縣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擊散後，這批匪徒便分散到農村潛伏起來。楊犯本人於一九五〇年初即逃到南充縣青居鄉三村，改名楊大發，利用各種偽裝手段，騙得了當地村幹部和農民羣眾的信任，土改中被評為“貧農”，表面上表現非常“積極”，而暗中却勾結國民黨分子，陰謀再起。但不管反革命分子偽裝得多麼

巧妙，人民的眼睛終歸是雪亮的，这个罪大惡極、血債纍纍的反革命分子，虽然在偏僻的鄉村暗藏了五年多，終歸逃不脫人民法網。

像上述例子，各地还有不少。这就是說，虽然經過鎮壓反革命運動，但漏網的反革命分子还是存在，而且还在謀圖活動。另外，就是被鎮壓判刑而已經期滿釋放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在土地改革中受到打擊的地主分子和富農分子，以及其他因为貪污、盜竊、伤害人命等各种罪行而受到打擊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並沒有安分守己，他們还是時刻在企圖報復。有的互相勾結起來，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甚至煽動騷亂，擾亂農村治安。特別是在若干工作較薄弱的地方，敌人的破坏活動表現得更为猖獗。如一九五五年四月河南省人民公安機關破獲的反革命組織“中國派遣軍”案，罪犯大部分是蔣匪幫的特務、黨團骨幹分子、軍政官吏以及惡霸地主、慣匪、流氓分子。匪首李福來原是軍統特務，自一九五三年二月就与匪徒溫宗良積極搜羅殘餘反革命分子，在陝西、甘肅、河南三省廣大城鄉地區，大量發展反革命組織，並假造各種證件，改名換姓，隱瞞歷史，匿居各地或混入我內部刺探政治和經濟情報；大量販賣毒品並偽造人民幣，作為反革命活動的經費；草擬所謂“組織大綱”“軍政實施計劃”等反革命綱領，陰謀於一九五四年麥收後在陝西省銅川等地舉行暴亂，劫掠財物、槍枝，殺害幹部，隨後，竄入秦嶺或河南山區為匪，妄圖配合蔣賊“反攻”大陸，以顛覆

我人民政权。我人民公安機關在廣大人民羣众的積極支持下，虽然及時將其破獲，但敌人的这种陰謀破坏活動，却深深地值得我們警惕。

美蔣特务間諜分子不断潛入大陸進行陰謀活動

美帝國主义及其走狗蔣介石賣國集团，在我國大陸的反動統治已被徹底推翻，但他們決不肯就此甘心。他們不斷地向大陸派遣特务間諜分子來破坏我國的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事業；而我國內部的反革命分子也还受着帝國主义和蔣介石匪帮的豢养和支持。他們隨時企圖裏应外合來顛覆我國人民政权。美國政府每年有一億美元的撥款是用來進行顛覆活動的。這筆錢，美國政府可以秘密使用，這就是美帝國主义用來建立秘密特务間諜組織，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國家進行破坏活動的經費。很明顯，他們的組織不是無目的的，錢也不是白花的。

美蔣特务機關派遣進來的特务分子，有的是先在農村潛伏，站穩脚跟以後，再逐漸轉移到城市、工礦、交通要道、國防重地，破坏我國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也有的特务間諜就是直接派遣到農村進行破坏活動的。他們有的是空投在深山密林或較偏僻的地方，陰謀在農村建立武裝特务的“根据地”，搜罗殘餘的反革命分子進行武裝暴亂和搜集情報等活動。有的是从台灣和香港等地混進來進行破坏的，如美國“自由中國運動總部”和蔣匪“總統府資料組”联合派遣的特

劣分子伍傑三在潛回安徽廬江家中後，就發展特務組織，搜集武器，企圖利用一九五四年秋季水災的機會，到大別山建立所謂“游擊根據地”。也有的特務間諜是從海上派遣進來破壞的，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從廣東沿海的陽江縣偷渡登陸的十七名蔣匪武裝特務，就曾企圖竄往紫羅山、望夫山一帶建立所謂“游擊根據地”。帝國主義還派遣特務間諜分子潛伏到宗教團體內部，披着宗教活動的外衣，暗中發展反革命秘密組織，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如一九五三年人民公安機關在河北獻縣等地破獲的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進行反革命活動的陰謀案，就是一例。該案主犯張思謙接受帝國主義任務，以獻縣代理主教和耶穌會長的職務作掩護，勾結殘餘反革命分子、反動地主和其他壞分子，積極發展反革命組織“聖母軍”，到處挖地洞，修暗室，設立許多情報據點和聯絡站，刺探各種情報和破壞教會中的“反帝愛國”運動；造謠，散佈變天思想，製造戰爭緊張空氣；並利用所謂“教規”，迫令翻身農民教徒向地主“跪祈求情”，支持和組織地主向農民反攻倒算；進而挑撥教徒與人民政府之間的關係，陰謀煽動暴亂。張犯這一連串的破壞活動，嚴重地影響了農民的生產情緒，破壞了農業增產運動。事實告訴我們：在帝國主義包圍形勢下，在美帝國主義霸佔我國領土台灣和陰謀侵略我國的情勢下，我們絲毫不能鬆懈、麻痺，否則，只有利於敵人。

克服輕敵麻痹思想，提高革命警惕性

从上述幾個方面的事实証明，反革命分子是在千方百計地破坏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事業的。人民的勝利，就是他們的失敗和滅亡。他們是不甘心於自己的失敗和滅亡的。所以，問題很明顯，要容忍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就不可能安全地進行社会主义建設，要安全地進行社会主义建設，就必須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動。

在這個問題上，決不容許有任何輕敵麻痹思想存在。的確，反革命分子在全國人口中究竟只佔極少數，而且越往後越少。但我們絕不能因此設想，在我們這個擁有六万万人口的國家裏，反革命分子已經絕跡、或者只剩下幾十個幾百個了。

可是在我們部分農村幹部和不少羣眾中，還存在一些錯誤想法。他們認為：經過剿匪反霸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後，已經沒有反革命分子了；縱然有幾個殘餘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地主，也是“幾條泥鰍掀不起什麼大浪”；富農在實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來，已如“避貓之鼠”，不足輕重了；刑事犯罪分子，是舊社會留下來的社會問題，是人民內部的事，只要慢慢改造就行，沒什麼了不起。有的人又認為敵特反革命分子，主要是破坏大城市、工廠、軍事重地，不会破坏農村的。因此，也就可以馬虎一點。

正由於存在這些錯誤的想法和看法，結果便產生一種

“天下太平、刀槍入庫”，“只顧埋頭生產，不問政治”的麻痺思想。他們根本忘記了農業社会主义改造本身就是尖銳的階級鬥爭。因而很多地方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動，也就看不見了。对反革命分子散佈謠言，不去進行追查，讓其公開傳播，有的甚至誤認為是羣众的落後言論，不去理它；有的地方對於反革命分子利用迷信進行反革命活動，或利用我們工作中某些缺點，鼓動落後分子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滿情緒，聚众滋事，也不進行妥善處理，讓其繼續發展以致妨碍生產，影响社会治安；有的地方反革命分子利用我們的麻痺，採用偽裝的兩面派手法，乘機混入基層政权，篡奪領導，利用職權，進行反革命活動，甚至和美蔣特务間諜互相勾結，裏應外合地進行有計劃的破坏活動；有的地方放鬆了对被管制分子和反動地主的管制和監督工作，使他們在被管制期間或被改造期間，还在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

所有这些輕敵麻痺的思想和行為，都給反革命分子開了方便之門，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嚴重的危害。某些人所以產生这些錯誤思想和行為，主要是他們只看到社会新气象的一面，看到勝利的一面；沒有看到反革命分子還沒有完全肅清，不少的殘餘反革命分子潛伏起來了；不了解美帝國主义和蔣賊賣國集团还不断向大陸派遣特务間諜分子；不了解那些已被消滅的階級和將要被消滅的階級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採取各種方式進行破坏和反抗；不了解所有这些敌人，必然会互相串通勾結起來阻撓、破坏我們的社会主义建

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事業，以達到它們反革命復辟的目的。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在我國过渡時期，隨着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的迅速發展，農村中的階級鬥爭將一天比一天更加尖銳和複雜，而且這將是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鬥爭。我們決不可錯誤地單從數量上的多少來看反革命分子危害的大小。要知道，我們辛辛苦苦種植的莊稼，甚至收割到家了，一個反革命分子就可以放火把它燒掉；我們千百萬人興修的水利工程和灌溉渠道，幾個反革命分子就可以把它炸毀。所以，我們必須克服各種各樣的輕敵麻痹思想，提高革命警惕，善於辨別和識破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鬼把戲。事實證明：反革命分子不論多麼狡猾，多麼隱蔽，但他們要進行反革命活動，就不能不留下痕跡和露出馬腳。因此，可怕的並不是敵人的狡猾和偽裝，倒是我們的輕敵麻痹。全國農民羣眾，必須切實行動起來，和全國人民一道，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保衛我們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保證五年計劃的超額完成，保證農業合作化運動勝利地更大規模地向前發展。

二 反革命分子在農村中進行的破壞活動

由於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和人民覺悟的提高，反革命分子和階級敵對分子的活動不得不在各種偽裝之下進行。他們的活動越來越隱蔽，破壞手段也越來越狡猾和毒辣了。為了幫助大家識破敵人的陰謀詭計，並粉碎敵人的破壞活動，我們現在談一談一切反革命分子和階級敵對分子在農村所進行的破壞活動。

製造謠言，煽動騷亂

反革命分子和階級敵對分子經常採用的一種破壞手段是針對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利用某些農民對政府政策暫時不夠了解，利用某些落後分子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懷疑和誤解，利用我們在農村工作中的某些偏差和弱點，散佈謠言，破壞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威信，離間共產黨、人民政府和羣眾的關係，破壞我們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甚至企圖製造騷亂，破壞社會秩序。廣東省中山縣反革命分子梁騷仔和吳十五等，秘密地與從澳門派遣來的蔣賊特務相勾結，自一九五四年八月起就到處搜羅殘餘反革命分子，組織反革命武裝，

製造和散佈蔣賊“反攻大陸”的謠言，煽動農民羣眾拒繳公糧、拒賣餘糧，破壞國家糧食政策；並調查民兵槍枝，企圖殺害基層幹部，搶劫、焚燒人民銀行、供銷合作社和糧倉，組織武裝暴亂。後經羣眾檢舉，公安機關偵察，該案被破獲，才使反革命分子的陰謀未能全部得逞。

進行兇殺和暗害活動

各地不斷發生反革命分子和階級敵對分子兇殺和暗害我革命幹部和羣眾的事件，給我們帶來了十分慘重的損失。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瀋陽西郊大榆樹村蔬菜生產合作社財務委員李景雲全家老少八口，竟被三個反革命分子用磚頭和木棒砸死，反革命分子還放火燒燬了房屋，借以焚屍滅跡。還有的反革命分子為了籌集反革命活動經費，進行破壞活動，竟乘機攔路搶劫、謀財害命。如被公安機關破獲的“中國國民黨蘇、魯、皖三省聯密處”案件中的反革命分子，就是這樣經常活動於徐州等地十六個縣市，該案軍統特務宋傳珍、反動地主蔡敦寬等，在豐陽公路上攔截軍屬溫憲珍，將其財物全部搶去，並最後將溫憲珍殺害，企圖掩滅罪跡。

從許多兇殺案件來看，敵人的陰謀所以能夠得逞，往往是和我們的輕敵麻痹思想分不開的。如一九五五年四月青海省民和二區復興鄉的不法地主冶明善持刀殺傷基層幹部和羣眾兩人的罪惡事件，就是一例。冶明善在土地改革後，一貫

不遵守政府法令，勾結坏人，破坏生產，在管制期間，还抗拒羣众的監督，並曾揚言要殺害翻身農民。但是这並未引起人們应有的警惕，以致有一个翻身農民和一个民兵小隊長竟遭治犯毒手。因此我們必須从这些血的事实裏，吸取沉痛的教訓。保持高度警惕，就可以及時防止和打擊敌人的兇殺暗害活動。

秘密發展反革命組織，陰謀暴動

潛伏的美蔣特務，暗中搜羅殘餘反革命分子和堅決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階級敌对分子，發展反革命組織，陰謀待机暴動，妄圖配合美蔣“反攻大陸”。这是敌人破坏活動的又一种形式。一九五五年四月湖南省人民公安機關就破獲了这样一个反革命陰謀暴乱案件。該案首犯何德友、沈祥成等都是隱蔽潛伏下來的特務分子。一九五四年美蔣匪幫訂立所謂“共同防禦条約”後，他們即認為時機已到，積極策劃成立反革命組織，收集槍枝，企圖進行暴乱。但陰謀並未得逞就被公安機關破獲了。匪首沈祥成漏網潛逃後，又秘密糾集匪徒成立所謂“中國富（鍾）、永（明）、江（華）反共第七軍第一獨立团”，下設三營九連，並委任正、副团長、營長、連長等，製定“党章”“党証”，利用“加官封職”和恐嚇手段，發展反革命分子；並策劃搶劫勞動改造犯人出獄，擴大反革命勢力；夺取某防空哨和公安部隊的槍枝，充實反革命武裝；然後攻打江華縣城關鎮，同時搶劫三、四區的糧庫和供